

神聖的沉靜

劉心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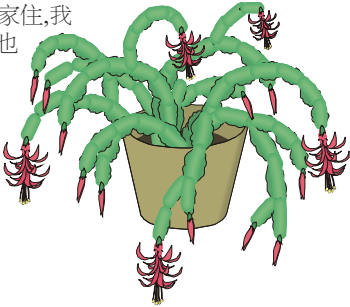
還記得童年在重慶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獅子山,從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遊覽。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險,羣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極深的懸崖。那天玩得很開心,返回時,我故意貼在懸崖邊上走,還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顛連步躍進。七歲的我還不懂生命的珍貴。那樣做,有存心讓母親看見着急的動機。那懸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現着一塊怪石,那石頭自然生成盤蛇的狀態,當中的一塊聳起活像蛇頸和蛇頭。傳說結了婚的男女,從懸崖上往下擲石頭,如果擲中了那條石蛇的身子,就能生個兒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為也懂得成年人的事情,聽大人們有那樣的議論,想起自己也同鄰居女孩子玩過扮新郎新娘的遊戲,竟然也拾起石塊朝懸崖下奮力擲去,把握不好投擲的重心,身體的姿勢從旁看去就更驚心動魄了。

還記得那天母親的身影面容。她緊靠着路段里側的峭壁,慢慢地走動。她一定後悔轉到那段路以前沒能牢牢牽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邊,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卻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頑皮地蹦蹦跳跳,不住地朝她嬉笑,嘔她,氣她,懸崖邊緣就在我那活潑生命的幾寸之外。事後,特別是長大成人後,回想起母親在那段時刻的神態,非常驚異,因為按一般的心理邏輯與行為邏輯,母親應該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過來把我拉到路段里側,但她卻是一派沉靜,沒有呼喊,更沒有吼叫,也沒有要邁步上前干預我的徵兆,她只是抿着嘴唇,沉靜地望着我,跟我相對平行地朝前移動。

那段險路終於走完,轉過一道彎,路兩邊都是長滿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親才過來拉住我的手,依然無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滿溢着涼濕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提及這樁往事,我問母親那天為什麼竟那樣地沉靜。她才告訴我,第一層,那種情況下必須沉靜,因為如果慌張地呼叫斥責,會讓我緊張起來,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層,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腳邊有懸崖面臨危險的,是故意氣她,儘管我不懂將生命懸于一線是多么荒唐,但那時的狀態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險意識與能力的,一個生命一生會面臨很多次危險,也往往會有故意臨近危險也就是冒險行動,她那時覺得讓我享受一下冒險的樂趣也未為不可。我很驚訝母親那時能有第二層次的深刻想法。

母親去世快 20 年了,她遺留給我的精神遺產非常豐厚,而每遇大險或大喜時的格外沉靜,是其中最寶貴的一宗。我寫第一個長篇小說《鐘鼓樓》時,母親就住在我那小小的書房里,我伏桌在稿紙上書寫,母親就在我背後,靜靜地倚在床上讀別人的作品。我有時會轉過身興奮地告訴她,我寫到某一段時自我感覺優秀,還會念一段給她聽,她聽了,竟不評論,沒有鼓勵的話,只是沉靜地微笑,而且,有時她還會把手頭所讀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內容講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寫的,我沒時間讀,也並不以為對我有什么參考價值,不怎么耐煩聽母親介紹,母親自然是覺得寫得挺好,但她也並不加些褒揚的話語,她就是沉靜地給我客觀講述,毫不囉嗦,具有點穴的效果。後來《鐘鼓樓》得了茅盾文學獎,那時母親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寫信向他們報喜,母親也很快單獨給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獲獎的事,沒什麼祝賀詞,但語氣沉靜地囑咐了我幾件家務事,都是我在所謂事業有成而得意忘形時最容易忽略的。



人生三味有多種多樣,紅酒,咖啡和茶恰好也是三味,但是現在,談起這三味頗有附庸風雅之嫌。不論在電影里或是電視節目里,但凡小資一點的,一定離不開這三味。主人公們品着清咖,論着紅酒,不然就是擺開精美的茶具來談情說愛,或須臾應酬官場商場之間。於是乎,這些本是屬於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的日常家居必須品,被弄到了藝術的高度,也被商家炒得沸沸揚揚。喝酒必是法國的波爾多,咖啡必是藍山或貓屎。而茶葉本就是中國的國粹,不難找出各種極品,於是,炒完鐵觀音,又炒普洱茶。武夷山的大紅袍,台灣的凍頂烏龍,皇宮的百年普洱茶全被拿來炒來炒去。好像沒有了這些極品,就沒法體會這人生三味。一瞬間因為有了這三味,人都多高雅了許多,都成了上流社會的成員了。有個省級衛視搞的節目,還請來了我最喜歡的年輕鋼琴家做嘉賓。幾個主持人個個都說自己極會品酒,圍着三瓶掩住商標的紅酒,品頭論足。酒過三巡之後,人人要講出自己以為最好的酒。結果是衆說紛紜,評判的標準竟然卻是哪瓶酒最貴,哪瓶酒就最好。想象着高雅一把,卻落得俗得不可再俗。俗本不含貶義,但庸俗就屬於低級趣味的範疇了。此乃一味。

這酒的價錢一定程度可以反映酒的好壞,但在中國的特定環境里,這話水分太大,理由不言自明。據說,商家進口一瓶真正原裝的意大利法國葡萄酒的價格從原產地到最終消費者手里要翻 16 倍以上。就這樣,商家還是不會滿意利潤所得的。於是,以假亂真的有之,以次充好的有之。打開一瓶紅酒,裝神弄鬼,裝模做樣地呼喚到消費者的餐桌上,

若趕上是公款冲賬,再難喝得酒也不會有損面子的。不是什麼時候都有魯迅先生《立論》里那個說“這個孩兒將來是要死的”實誠人的,因為他要遭打。買單者,心疼嘴不疼;享用者,嘴苦心不苦。就是拿瓶真正經經的,如假包換的法國紅酒來,也會魚目混珠,難識真偽了。其實,再好的東西弄到這樣地步,也就只有銅臭味了。此乃二味。

聽說法國的勃艮第地區已經被中國的富人看中,紛

紛買來當作自己的後花園。他們即要把勃艮第地區的紅酒倒到中國賺大錢,又要把中國人倒到法國的酒廠開展深度旅遊。即使是姚明這個偉大球員也不能免俗,買了加州的葡萄園,製成《姚家酒》運到中國去,糊弄中國同胞。一瓶酒賣個三,五千人民幣算是起碼的要求。弄不好得到追捧,還會成了藏品,賣一瓶酒的錢就可以買個別墅什么的也未嘗不可。可是,誰能每天花上幾百上千元,品着高價酒,喝着高價咖啡,綴着高價茶葉,過着柴米油鹽的日子呢?如果有的話,商必是奸商,官必是貪官,因為他們的錢來得太容易了。一個人辦傻事也就罷瞭,如果一個社會都在跟風,那就是腐朽之味了。此乃三味。

此三味非彼三味,紅酒,咖啡和茶本來可以給我們

從前有個人,得了脫髮症,頭髮全掉光了。冬天頭頂上寒風呼嘯,冷得要命,夏天又被烈日曬得焦頭爛額,而且經常被蚊蟲叮咬,苦不堪言。

為瞭解除痛苦,他四處尋醫問藥。終于,他打聽到一位名醫,據說有妙手回春之術,而且醫德高尚。他找到那位名醫,虔誠說道:“聽說您醫術高超,求您大發慈悲,幫我治好脫髮症。”名醫當即搖頭,直言道:“我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信,繼續懇求。名醫無奈,只好伸手摘下自己頭上的帽子,露出一個光禿禿的頭頂,苦笑道:“我的煩惱跟你一樣,如果我能治好你的病,自己就不會變成光頭了。”(《百喻經·治秃喻》)

這個故事,形象地揭示出當下普遍的功利心態。世人拜佛,多是有求于佛。但是,即使是名醫,有時也治不好自己的病。世間的圓滿不是求來的,都是自身努力修行的結果。

台灣的證嚴法師,年輕時在花蓮縣普明寺出家,每日與青燈黃卷為伴,參禪苦修。一個很偶然的事件,讓她大徹大悟。住在寺廟附近的一位孕婦難產,山上醫療條件有



學佛不要求佛

限,親屬用擔架抬着孕婦走了 8 個小時山路,終於趕到大醫院,但由於交不出 8000 元



半球理論

任何一個男人或女人在婚姻中只是個半球,必須合在一起才能滾動。但問題是男女半球的直徑不一,很難保持一致。如果直徑差距不大,完全可以磕磕絆絆地往前滾,滾着滾着棱角就磨平了,滾起來就舒服一些;如果直徑相差過大,無論初始力有多大,滾着滾着就滾不動了,只好一拍兩散,另覓新人。兩人直徑完全一致的情況極為罕見。據說天下有一見鍾情、一生沒有拌過嘴、同日拉手升天者,此乃神仙。

愛情直徑不是一種科學數據,無法測量,它是種文學表述,構成極為複雜,甚至隨時可變。它由家庭背景、文化教育、個人性格、人生經歷乃至癖好等多重因素組成,甚至外力的出現都可能臨時或永久改變其直徑。一個人的直徑是否堅強,實際上也有賴于個人的修養及對方的幫助,所以兩個人能不能很好地“滾球”,取決於人生的修煉。

人生“滾球”,如路途平坦還比較容易長久,但一遇坎坷,合起來的“球”的黏合力就會受到考驗,而且途中大量的半球誘惑,往往這種半球磁性還大,大部分的球都是在坎坷和誘惑中裂開的。怎樣保持男女雙方的直徑儘可能地統一,是愛情馬拉松的課題。

愛是抽象的,情是具象的;愛情是自然的,婚姻是非自然的。在法律框架下經營愛情,是人類自己為自己出的難題。知道自己是一個半球,知道自己還有“直徑”這樣一個局限,就應該知道怎么對付對應半球的直徑,把科學改造成為美學。

帶來很多愉悅,為什麼在當今的中國就全變了味

我是一個俗人,但這不影響我也喜好這三味。我喝的酒是我自己到酒作坊里選了自己喜愛的葡萄汁,然後請酒作坊老闆幫我釀的酒。自己釀的酒物美價廉,喝久了,慣了。卻不拿來待客,怕客人喝不慣,把酒浪費了。而喝別人的酒,再好的酒我也不識,再貴的酒,到我嘴里未必是甘露,怕白白耽誤了人家一片盛情。清淡以求廉,吝嗇以示慙。自知其樂,自得其樂,自安

保證金,又被趕了出來。

她從此發願,要建一座窮人的醫院,病人不用交任何保證金就能看病。她四處遊說募捐,經過近 20 年的不懈努力,終於成功募集到 8 億台幣,建成了花蓮慈濟醫院。窮人在這里看病,不僅可以免去全部醫療費用,有的還能得到生活補助。

證嚴法師以出世之身,行入世之道,畢生都在從事慈善事業。哪里有災難疾苦,哪里就有她清瘦的身影。由她親手創辦的慈善機構“慈濟志業”,分支機構遍及全球 60 多個國家,為無數人造福。在證嚴法師的精神感召下,追隨她的志願者遍布全球,其中不乏名人政要。他們為當地百姓提供醫療志願服務,積極參與救災。

在許多信徒眼中,證嚴法師就是真正的佛,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曾經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帶著病重的孩子找到證嚴法師,求她給孩子“摸頂”,幫助驅病消災。證嚴法師慈愛地撫摸著孩子的頭頂,看著這位虔誠的母親說:“如果我真有這麼大的本事,就不用奔波忙碌,到處募捐蓋醫院了。”

一語道破!證嚴法師總是教導身邊的弟子和信眾:“學佛不要求佛,要學習佛陀的人格:大慈悲、大智慧和大勇氣。”學佛不要求佛,則世人皆可成佛。(文:姜欽峰)

一個人,長久地恨一件東西,即使那東西確實是惡的,也會改變自己。有過許多例子,正人君子與他所反對的東西,最終糾纏在一起,像一對生死冤家。走到極端,一個人會感覺不到陽光,感覺不到四時變化,喜歡冬天而討厭春天,喜歡災難而厭惡平安,喜歡哭聲甚于笑聲,甚至對不和他一道痛恨的他人,發生厭惡。他和人打交道會困難,最後他獨自守著他的仇恨,鬱鬱寡歡。

有許多人,為了躲避麻煩,不得不放棄一些好的東西,不是他不喜歡,是他沒有辦法把可喜的和可惡的挑揀開來。有的人能忍受一些,有的人不能,這是性情使然吧。人越是聰明,越難快活。要是找到法子,讓自己的智力和精力,不和自己作對,也算是會生活。能沉溺到一件事情,特別是和生計無關的事情中間去,應該是種福氣,是吧。有所分心,總比焦慮強,把剩餘的智力發泄到小處,總比移向他人強。難道不是有許多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便把興趣放在給別人製造麻煩上嗎

我想,一種生活是否合理,除了當事人的感覺,還得放在社會里看。不過,合理的社會,標準之一,是容得下出格的生活方式,畢竟,合理之理,不是用來扼殺任何形式的狂熱。所建立的尺度,也應是事後的總結,而非事先的規定。

看到工作的直接成果,是件感動人的事。你給植物的苗澆上水,它就會生長;你把一塊石頭搬開,世界就發生了小小的改變;你用腳走到高處,下來時就滿身輕鬆;你多看一會兒天上的雲朵,它就為你飄舞。(刀爾登)



合理生活

至於咖啡,我更是沒有偏好。自己一個人是不太常去上咖啡店里喝咖啡的。要去,一定是和朋友一起去。大家在一起聊天,在意的是朋友之間的友情,而咖啡的味道卻淡淡了。但是在家,我偏好的是自己研磨的新炒好的咖啡,牌子卻是其次。因為把炒好不久的咖啡研磨成恰好的顆粒可以讓屋里的空氣也蕩起濃濃的咖啡的焦香;而慢慢地把咖啡煮開,又可以讓蒸汽裹著的咖啡焦香,使之變得柔和起來。喝在嘴里的咖啡和吸在肺里的氣味溶在一起,才會提神醒腦的感覺。咖啡不在貴,在純。純純正正,就是一種境界。喝咖啡如是,做人如是。

紅酒,咖啡和茶,重在一個“味”字;貴也好,賤也罷,對自己的口味就好。小時候,父母為了一家人的生計要精打細算,喝茶只能買很便宜的茶葉末,又苦又澀。現在我們條件好了,喝得茶葉要貴得多了,上千元一市斤的也有,有時候要找到當年那種苦澀的感覺,卻又很難。在意大利讀書時,那里的紅酒比可樂還便宜。花三、伍歐元買兩瓶不錯的葡萄酒,商家還常常再給一瓶做為促銷。葡萄酒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飲料,即便中午在學生食堂吃飯,也可以要一杯葡萄酒來佐餐。我的教授教給我酒要打開幾瓶一起喝,喝多了喝久了,才會在衆多的品牌里找到一兩種喝得舒服,不輕易丟了自己本性的酒。味重味輕是很難和別人講清楚的,因為紅酒,咖啡和茶好比是女人,世界上的美女很多,美的標準卻因人而異,因不同的文化而異。即使是公認的美女,卻不一定可以做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女人好與不好,也只有自己最清楚,能和別人講清楚的感覺就不屬於自己的感覺了。就好像紅酒喝到你的嘴里,怎樣去品嚐,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的茶不一定貴,應該說一定不貴,因為沒有那種買贗還珠的顧慮。但是禮輕未必能夠情重;如果偶爾讓人看重了,我又很忐忑。不用茶當禮物送人,更怕別人送我茶葉,好了吧,心里承受不起;不好吧,又不知找誰去投訴。往往茶葉不多,倒弄一大堆盒子,茶葉未必如包裝盒精美。茶葉喝完了,很想把盒子給商家送回去重複使用。喝茶是為養情養性,可為了喝口茶,要禍害那么多樹,倒是罪過了。